



讀書續錄卷之二

知聞喜縣事後學沈維藩校刊

天下之大本中也。所謂萬化之本原也。

洛書以冲子孺子稱成王。皆不可曉。周公雖元聖。豈可以此稱其君。不可解。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主敬而言。治天下之本不外乎此。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圈雖曰各具一太極。其實初無間隔。渾然一理已具。而五行各得其一。天地萬物皆如此。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之也。裕盡往見各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大臣行事當速慮後未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上卦苟止下卦巽順而無為。所以盛蠱。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於事終無益。

大化滔滔竟莫知所止。

即大極圖觀之無極而太極者。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顯微無間也。蓋無極而太極。冲漠無朕而萬象已具。故曰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

物各具太極之理。故曰顯微無間也。

即太極之理而言已具有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言。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也。

即太極而言已具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

即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言。太極之理無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

自理而言冲漠無朕。而天地萬之象已具。故曰體用一源。自象而言。即天地萬物之著。而冲漠無朕之理

各在故曰顯微無間。

程子又曰。冲漠無朕。萬象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蓋未應而已應之理具存。故不是先。已應而未應之理常在。故不是後。

萬物統體一太極。可見道之極大無外。其小無內。渾然無間斷處。

冲漠無朕。而萬象照然已具。蓋總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

微者理也。顯者象也。理不離象。故曰一源。象不外理。故曰無間。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之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至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真精妙合。氣化生男女。形化生萬物。竊意其初理為之主。而一齊造化生就。

性即理也。千萬世論性之根基。朱子所以明程子之言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懸空有太極也。朱子曰。此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

水體而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

即行事之公私而可知其人矣。

體用一源。理包乎象。顯微無間。象不外乎理。微陰取重淵。至於六陰盛長。知幾者當謹乎此。

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是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次不能於大而謹於細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

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矣。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為無用矣。

事事物物皆有理。就事物上明得理透徹。斯可處事。物各得其當矣。

明理是格物致知事。理明而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次第用力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而性無不在。

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破，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太極之體，統貫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用，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用，而各具夫太極之體，所謂顯微無間也。言貴乎時。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於道，則久久自然。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不雜亂多言，而心自存，心存而於道其庶乎。

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實體，道即率性當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之，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即性命之實理，推之萬事者也。

體用顯微，不曾聞斷相離為二物。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而後有象也。非象則理無所寓。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地間自有此象，所謂畫前之易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

仁義禮知之性是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之常是也。性命一理也。

勿忘。最切於學者。與道相悖者。只是忘之。而念不在是也。

論閑事閑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欲其有得也難矣。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之外無天也。

誠即性命之實。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晉悼公即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伯。况王者能用。

天下之賢。使各舉其職。何患天下不治乎。

渾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貫為一切。問近思。最於身心有益。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之有不可曉者。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只於文辭議論是非得失。而不本於道。終是淺。朱子論前輩有云。

事往之非。不可粘起說。有從逆而饗福者。幸也。

說曉西爭者。真細事耳。令人厭之。

群君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章有易道存焉蓋能見幾知止也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應事最當知幾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至言非常人所能知

堯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觀此則先王之仁厚豈可及哉

子路曰未司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故

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人言曾子曰脅肩諂笑病

于夏畦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物外即身外之物也其實不足為身之重輕孔子以

不義之富貴為浮雲信然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天下雖大不能加性分之

毫末

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於已但垂貪

不知止之名而已

未發之中大德之敦化已發之和小德之川流中者

大本也和者達道也大本為體達道為用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於此可見。

大德敦化。是萬物之一源。小德川流。是萬物之殊體。一源流而殊體。殊體本乎一源。非有二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指飛潛動植而言。並行指日月四時而言。並育並行皆大化之源。故曰大德敦化。不害不悖。則自大化中流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明錯行而不相悖。故曰小德川流。然大德敦化者。小德川流之木。小德川流者。大德敦化之分。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源散而為千支萬派。其實皆理氣之

一源達而為理氣之萬殊。分而言之。各有體用之別。合而言之。則體用一源也。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發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凡事必有徵驗之實。乃可言。不然即妄言者多矣。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歟。

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理氣混合為一元無間隔。就中細分之。則陰陽五行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理氣真實不可分先後。

動之前為靜。靜中有太極。靜之極為動。動中有太極。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各具此理。所謂各正性命。誠斯立焉也。

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理。與太極圖一一相合無間。惟細說之可默悟其妙。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太極圖相合。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不當者。朱子云然。

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家固有發明集註者。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謂逼近理而大亂真者。不獨異端為然。

大哉乾元。萬物資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總資始即資生。無須更之先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體春夏為誠之通。秋冬為誠之復。然物亦有生於秋而成於夏者。亦有生於春而成於秋者。亦有生於夏而成於秋者。凡一物始終。即一物之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

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為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為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哉。通善聖第四。朱子語錄曰。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竊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太極動而生陽。乃太極之用。流行者也。動前即陰。靜而陰。靜之中。乃太極之體立。豈非寂然不動者乎。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月之間。知最為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剛述。朱子得濂洛閩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其揆一也。許魯齋答竇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時勢二

者蓋深於易者也。

不知時識勢而妄為。即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

如黃流滔滔之下流。而欲捧塊以塞之。愚之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言。當察受否。識微者知之。

凡天地萬物有形而可見者。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踳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如此方是為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為己之學矣。

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所之妙。

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即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之意。

觀曾點之志。雖至小之事。不可妄為。是何也。以道無不在也。

天理流行。即陰陽動靜。而太極無不在。理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也。

元亨利貞之流行。即天理之流行。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欠缺。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可以心悟。不可以目覩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之流行。即天理之流行也。

體即微。顯即用。體用一源。先言體而用在其中。顯微無間。先言用而體不能外。

夫之九三曰。壯于趾。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之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夫之也。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言實未易聽。必先迪厥德。然後謀明厥猷。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木大原語人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始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待人當宥而有節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神無方而易無體就太極圖亦可見太極或在陰中

又在陽中或在陽中又在陰中此神無方也或在陰

又為陽或為陽又為陰此易無體也究而言之陰陽

之易無體太極之神無方氣也與理蓋未嘗離也

程子萃彖傳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聚則

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萬物死生之理

如此而已矣

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易無體

大抵少能省己之失惟欲尋人之失是所謂不攻己

之惡而攻人之惡大異乎聖人之教矣

不能深識事幾妄為而中實亦可耻也

聖人最惡許人之陰私

物我彼此渾然一理但所得之分各殊耳

程子所謂豁然有覺處覺者悟此理精粗本末渾然

一致也

程子曰。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無妄主於人。庶幾不失所守。

游程朱之門者。得其傳者。有其人與。

為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體用一源。即體而用已具。顯微無間。即用而體不外。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

人不謀諸已。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

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聞。若開口即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乎。

四書滿天下。聖經賢傳妙旨無窮。讀者果能真知其理。而實踐之乎。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日用體認仁義禮知之性。於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為學之切要。

實氣實理。充塞而無窮盡。流行而無止息。大無外小無內。一實理實氣貫之。

春而大始。夏而亨通。秋而利遂。冬而貞固。一實氣實理貫通流行。如循環之無端。

天地人物之理。渾合而無間。但其中自有條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非道不敢言也。

句句著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也。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謹言是為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言矣。

信口亂談妄道。真猶病風狂而不自覺也。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而亦不可不勉也。

行仁義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道德仁義名雖殊而理則一也。

道德仁義禮知一理也。老子乃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分道德仁義禮。

為五也。

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

不知道。即不知所行之是非。

三才雖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如天有元亨利貞。地亦有元亨利貞。人亦有元亨利貞。分而言之為三才。各一太極。合而言之。地與人之元亨利貞。即天之元亨利貞。是三才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也。

朱子曰。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然則欲免獲罪於天。必須事事所為合理。即順乎天而無事於禱矣。

逆理而獲罪於天。不特禱於與龜而不能免。雖禱於天亦無益也。

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於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註。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中庸二十二章言至誠。三十一章言至聖。三十二章又言至誠。三章之義融而會之。可合於一。二十二章言至誠盡己之性。即三十一章至聖盡仁義禮知之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即三十二章立天下大本之事。其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即三十一章洋溢施及中國蠻貊之事。即三十二章經綸大經之事。其曰贊化育與天地參。即三十一章配天之事。三十二章知

天地化育之事。究而言之。一誠而已。

夏月暑氣鬱蒸。萬物發生暢茂。

邪說異端。斯須不可近。為害至大。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章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

四書頃刻不可不讀。

大要當洗滌盡此心之欲。有一毫之欲未盡。即本體蔽昧而用失其當矣。

心性為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潛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潛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周子通書誠幾德章幾字。兼善幾惡幾而言。聖章誠神幾此幾字。專以善幾而言。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中庸示人靜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字。教人於此用力。又功之至密至密者也。

靜坐洗心。殊覺快慳。

易中幾字。乃周子幾字所自出。一切外物皆不可思。思之又未必得。得之又無所益。不若專思義理。至於久而精明純熟。則可以馴達天道矣。

用力於曲學之差。矻矻終身而無所得。

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為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為之序。况為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自勝者強。克己最為難事。不可不勉。

周子口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宴安之私最難克。

宴安鳩毒。此言當深省。

體用一源者。即源而流在其中。顯微無間者。即流而源不外是。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天之元亨利貞。賦於人。

為明德仁義禮知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

至善即明德之極處。非明德之外。別有一理為至善也。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臨也。唐虞三代以

以下。漢唐宋之君。有如是之德者乎。無如是之德。欲其行二帝三王之道。難矣。

朱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陰陽動靜。剛柔闔闢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然則易之為義。於是可識矣。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獨凡民為然。恐讀書而不明理者亦然。

佛老之教。初無齋齋之說。齋齋皆起於後世。梁武。道君之事。可驗矣。

宋之時。不惑於異端者無幾。雖名士公卿。亦陷溺其

中道之難明也如此夫。

異端邪誕妖妄之說。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為害不可勝言。自古如此。

絜矩是恕心。

鬼神是二氣之靈。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鬼神是二氣實然之理。鬼神合理氣為一而言。

全體呈露。是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冬。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五氣布四時行。即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鳶飛魚躍之機。舉萬物皆然。

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誠說。有感而書於此。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太極十箇圈。總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外。無太極也。

太極圖。男女各一太極。萬物各一太極。又皆各有陰

陽之氣涵太極。非有理而無氣也。

觀日影之漸移。即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謂之道。謂之器。謂之變。謂之通。謂之事業。名雖殊而
其為道則一也。

即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
於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
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即孟子中公孫丑所謂顏子
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蓋
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
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乾之四德流行而不息也。

程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人道廢。則是今
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芟秉彝卒殄滅不得。觀程子
之言。其所感者深矣。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
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息
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哉坤元。萬物實

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知。人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一極也。

伊傳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帝王之治。皆本於道德。而禮樂刑政。乃為治之具。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脩治法。治法者。禮樂刑政是也。義即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術數之學。專以窮通壽夭為命。常入信其說而不脩。在己之義。惑之甚矣。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元亨利貞也。動者元亨利貞之通。靜者利貞誠之復。天命之流行。是即太極之流行。太極天命。其理則一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天道。天德。天命。天理。一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

之純有程朱

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

程朱立朝時人多欲輩行之正如安重之論許魯齋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於萬世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者

程朱後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程朱傳註少有用心於其間者

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程朱之書得其門者鮮矣

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道學君子也

濂洛關閩數君子雖所學成就不同要皆有大功於聖門者也

尊程朱子學者許文正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亦猶

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陽不生於陽而生於陰治亂

相根之理微矣

觀陰陽之互根見治亂之相根

一言之失喪邦邦未必喪也而喪邦之原基於此一
事之失而喪邦邦未必遽喪也而喪邦之幾兆於此

非識微之君子孰能知之。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爽。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脩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譔其遠道遠矣。笑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或者謂以漢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佐之可以成三代禮樂之治。竊謂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果有祇德檢身反身自治純亦不已如禹湯文武之德乎。不然雖有大儒佐之亦不能成禮樂之治也。

中庸篇末八引詩功夫極其精密義理極其深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耳。

無限量無空缺無間斷無窮盡大莫大於此者故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大以包小小以分大一以貫之。

有四大而道包之。

理直是難言而言亦人未之信。

好仁者無以尚之。純是天理。

克己為仁。孔門有顏子。

汨溺於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言之適足以為口耳之末耳。

程子所謂醉生夢死。真不為虛語。

孟氏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耳。

道至濂洛關闕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抑之詩相在爾室。至不可度思。五句。苟能力行之。可

以至天德。

無極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無極太極。非有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是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理氣相合而無間也。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末之間。則理氣不相

離者可見矣。

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得於圖之表者。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蠢然動之氣。人皆知之。粹然動之理。則知者鮮矣。

一是寂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一是天下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

一是本。貫是萬殊。

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道即理也。聖人一心之理。通乎萬事之理。體用之謂

也。

誠為萬理之樞。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易者。陰陽也。充滿天地。流行古今。無一物之不體。無瞬息之有間。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陰陽之謂也。大傳曰。易無體。言或為陰。或為陽。無一定之體也。

性為萬理之樞。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

心之理。即仁也。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在內。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在外。即仁在外。為賓。

或以宅喻仁。謂心在仁之內為主。心在仁之外為賓。嘗考程子有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也。以此觀之。則心與仁未嘗相離。若謂心在仁之內。心在仁之外。是分心與仁相離為二矣。且曰心在仁之外。則其在內之仁。又孰為之主。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者未盡。竊意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在內為主。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心與仁在內。或一月心與仁在內。是心與仁在外之時。多為賓。未知是否。姑書以俟來世。無物不有道之大。充塞天地。無時不然。道之久。貫徹古今。

大極圖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陽五行散為萬事。表裏相合者如此。聽人之談。即知其是非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讀通書筆錄。誠上第一誠者。聖人之本。即圖之大極。陰陽五行之謂也。

誠下誠。即圖之太極。五常。即圖之五行之性。靜無動。有即圖之太極。在陰陽也。

誠幾德第三誠。即圖之太極。幾。即圖之陰陽。動靜之間。仁義禮知信之德。即圖之五行之性也。

聖第四寂然不動之誠。即圖之太極。在靜中。感而遂

通之神。即圖之太極在動中。幾即圖之陰陽動靜之間也。

慎動第五曰道口德。即圖之五行之性也。

道第六聖人之道仁義中正。即圖之中正仁義也。

師第七性者。剛柔善惡。即太極陰陽五行之內氣質之性也。中則本然之性也。

幸第八有耻。即圖之義也。

思第九無思。思通幾動。即誠神幾。即圖之太極在陰陽中與陰陽動靜之間也。

志學第十伊尹顏子所志所學。即圖之太極也。

順化第十二陽生之仁。陰成之義。即圖之陰陽仁義也。

治第十二仁義禮知動靜言貌視聽。即圖之五性陰陽五行之事也。

禮樂第十三禮樂。即圖之陰陽也。

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善即圖之太極也。

愛敬第十五其曰善。即圖之太極純粹至善之理也。

動靜第十六動靜。即圖之陰陽神。即圖之太極也。

樂上中下第十七十八十九其曰樂。即圖之動陽也。

聖學第二十其曰一。即圖之太極。其曰靜虛動直。即

圖之陰陽其曰明通公溥即圖之五行也

公明第二十一其曰公曰明即圖之太極誠而明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曰彰曰微即圖之陽明陰晦靈即
圖之太極剛柔善惡五二一本即圖之陰陽五行太
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之樂即全乎圖之太極也

師友下第二十四二十五其曰道曰德曰義皆圖之
太極也

過第二十六過者違乎圖之太極也

勢二十七勢之輕重即圖之陰陽迭運相勝者也

文辭第二十八載道之文道即圖之太極因辭以明
理者也

聖蘊第二十九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即圖之太極無聲無臭而為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抵也聖人之蘊即圖之太極也

精蘊第三十精即圖之太極至精之理蘊即圖之太
極至廣之業也

乾損益動三十一乾乾不息之誠即圖之太極於穆
不已之實理也損益動所以求至此實理也

家人睽無妄第三十二曰端本曰誠心曰善皆圖之

太極也。睽天地睽而其事同。同即圖之太極也。復則無妄即太極也。

陋第三十四曰：道曰德，皆圖之太極也。文辭之陋，不本於太極者也。

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動變化，即圖之太極陰陽也。

刑第三十六春，即圖之陽秋；即圖之陰也。

公第三十七天地至公，即圖之太極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其曰王道，即圖之太極；其曰王法，即圖之太極；見於修道之教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

而四時同，孔子即圖之太極五行也。

蒙艮第四十時中，即圖之中；艮止，即圖之主；靜也。竊

嘗觀之，太極圖不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

亦不過明一理陰陽五行五性散為萬事故通書一

字一義，皆與圖意相合。愚雖融會旁通，不能詳舉其

說而大畧則庶幾其萬一。姑筆錄于卷，以俟後之君

子薛瑄謹識

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

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

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人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

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止至與默是靜處。即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知信。散而為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之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是事義。何事是禮。知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

於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費而隱。即顯微無間。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曰。不與猶不相閑。言不以位為樂也。蓋舜禹德冠人群。雖處富貴之極。而漠然無所動其心。况肯窮侈極欲。以位為樂乎。宜乎夫子以巍巍稱之。其高也可見矣。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蓋不仁者失其本心。為富貴所動。窮侈極欲。無所不至。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人則超出萬物之上。

不仁者則陷於物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於物。此正天理人欲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但為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

聖人不以天官私非其人。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彰。哉。

聖人首出庶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河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故太極圖水根於陽。火根於陰。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惡非有意之私。而合乎天理之公。即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

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為義得矣。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當識其時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為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為天理。止失其止。則為人欲矣。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至於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於天理。非至也。天理者。仁義禮知信

而已。

萬事所以不治者失其所當止也。萬事各止其止則天下治矣。

止則心定理明。

止則順理而無事。

止則靜而一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其止。則人欲盡而天理全矣。

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皆不得其止也。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止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朱子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即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蓋中也。仁也。動也。正也。義也。靜也。仁義中正。動靜周旋。而常主夫靜。則動靜各止其所矣。

良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也。

伊川良傳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

之道。於止為無咎。先儒言只說得靜之止。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無明所用。知行貴乎兼盡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語意與鬼神體物而不遺之體同。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物物一太極陰陽也。

大哉乾元。元即太極之動。亨利貞皆太極之流行也。易有變易交易兩義。變易之易。陰陽晝夜流行是也。交易之意。天地上下四方對峙是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即太極也。太極即性也。即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誠。命。性。理。太極。道。名。雖。殊。實。一。理。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分而言之。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知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德。仁義禮知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知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曰。心統性情。

讀書續錄卷之二

讀書續錄

三十三

